

白双文集

BAIR ENWENJI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刃文集/白刃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2.3

ISBN 7-104-01510-8

I. ①白... II. 白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09871号

白刃文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广州战士报社印刷厂 印刷

1000千字 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210印张 14插页

2002年2月第1版 20

印数:1—1000套

ISBN 7-104-01510-8/I.615 全七卷定价:320.00元



作者白刃 1958 年摄于上海



◀作者与爱人冷克
1963年摄于北京



▶1995年庆祝抗战胜利
50周年在家中留影



1995年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,参加大型歌舞《光明赞》演出,在人民大会堂与老战友合影(右起徐学增、白刃、杨骏、周承述)

► 1950 年 10 月，作者列席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大会，在故宫与战斗英雄张明（左）刘兴元（右）在缴获的敌机前合影



◀ 1950 年国庆周年，作者（右一）与第四野战军战斗英雄代表在天安门观礼（此照片剪自 1950 年 10 月 2 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在天安门观礼，摄于大游行前
► 1950 年国庆 50 周年，作者





◀作者与丁玲同志
1985年摄于丁玲家中

▶1985年
作者(右一)陪
同菲律宾新潮
文艺社陈恩(左
一)等作家,访
问诗人艾青
(左二)



◀1956年作
者与丁玲同志访
问京西四季青农
业合作社

为白刃同志的短篇集写几句话

丁 玲

一九五二年年初，我读过白刃同志的《糖衣炮弹》(剧本)。三月间我去苏联参加果戈里一百周年诞生纪念会，把登载它的杂志带去给了柳芭，柳芭如获至宝地接过了杂志。过几天她见到我，再三称赞，说一定要把它译成俄文，并且叮嘱我，不要把剧本再给别人了。后来她是否翻译了，我不清楚，但她对剧本非常欣悦的神气，我至今还记得。柳芭是第一个俄文本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译者，她的全名是：波兹列耶娃·柳芭。她以前翻释过《会真记》，对中国文学非常熟悉。甚至，如果说她有偏向的话，那么，她是鲁迅派。近来听说她已逝世了。她是苏联人，但不一定是修正主义者。她对中国、对中国文学是非常热爱的。去年夏天我写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重版前言时，本来提到她的名字，后来为了众所周知的缘故，又抹去了。现在为了在白刃同志的书前写几个字，又想到了她。还是提一下，我想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的。

一九五五年的秋天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在我头上开了刀，暴风雨式的给我加了许多罪名，我落得孤身一人成天在家写检讨。检讨写完了，我要求随人大代表们去山东视察，那

时我是山东省选出的人大代表,但没有被我所在的单位批准。我搁下一切创作,(那时正在写《在严寒的日子里》)静候裁决。可是我将如何度过这耿耿白天和漫漫长夜呢?还是下乡去,参加农村的高级社运动去,这是旁人无法阻挠的,不管这时已经酝酿在全国文艺界党内传达、揭发“丁玲、陈企霞反党集团”的报告和会议,已经有人在向党外、国外人士,危言耸听地渲染“丁陈反党集团”事件,也不知道我的前途、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面临岌岌可危的时候,我决定到北京西郊的一个村子“体验生活”去了。就在这四周都是陌生人、自己心里充满了不安时,我在乡下遇到了白刃同志。究竟我们是怎么恰巧遇在一起的,我已经忘了。总之,我们一道采访,同在一对顽固的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,同在一群男女青年中劳动,一同听取区社干部介绍情况,同模范人物谈经验,甚至在伙房里各人舀了半碗菜,端着饭碗吃饭的时候,我记得都同白刃同志在一块。在短短的时间里,他给我的印象,是一个不乱说话的稳重的青年,是一个很会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。这一个时期,他成了我的向导,带着我工作。我们没有交谈过一句彼此的经历,都是存在一种由于客观条件形成的拘谨。但我很感谢他,我们相处只有五六天,现在我也忘记了当时我怎么又回来了。他是在我走时也离开了村子,或者住得较长呢?总之,我们相处时间不长,对他的了解不多,但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这是在困难之中,在壁垒森严、四处都会遇到白眼的时候,唯一投过来的以平等相待的、同志的温暖是不会忘却的。

以后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,我同白刃同志、同其他同志全都音讯隔绝。白刃同志在我这波折的一生中,只是不足重轻的偶尔相识,一闪即过的影子而已。一九六二年,我们在北大荒农场时,陈明带一个业余宣传队到县里参加会演,他回来告诉我,看到《兵临城下》的演出,他很赞许这个戏。我懂得我不一定有看这个戏的机会,便找了这个剧本来读。我觉得白刃同志是一个有才能的剧作者,很

为他写出这个剧本、又得以上演而庆幸。去年我在北京才又见到他，引起了一些往事的回忆，我才知道他多年来工作也不顺利。不过，我见到、听到这种境遇的人太多了，我为自己的遭遇已经弄得有些麻木，好像我的精力已经照顾不了太多的事了。

今年我住医院手术后，读了白刃同志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短篇集，给我很多愉快。许多我熟悉的人物，我熟悉的地方都来到我的眼前。那些在我生活的记忆里留下的美丽的影子，我来不及写的，或者我不能写的，在白刃同志的笔下出现了。他写了许多平常人的不平常的事，他写了革命战争时代的各种各样的英雄。没有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，仗是打不赢的，天下是夺不过来的。白刃同志是跟着我们部队在战火中滚过来的。他对那些连长、班长、指导员、小司号员、通讯员、卫生员，对土地改革后的翻身农民，对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……都非常熟悉，写得逼真，写得自然，写得感人。新中国建立后，白刃同志又奔走于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，参加生产建设和水利工程，同老干部、民兵、转业战士依然亲如一家。他的剧本写得好，是因为他长期深入工农兵，经常写报告文学、写小说，具备了训练有素的基本功，几十年来他写了很多反映人民革命的作品，是一个有成绩、有根底的我们部队出身的作家，是一个有希望的作家。我读这些短篇时，想到他尽管遭受过曲折，但仍孜孜于写作，写出了成绩，他不愧是我们党、我们解放军培养出来的一个坚强的、值得爱护和尊敬的文艺战士。

白刃同志虽然写得很多，其中有不少是有分量的作品，但在文坛上、在批评界，仿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适当的重视。我由白刃同志想到其他一些同志，似乎也是这样。当我看到一些海外华人的作品，并欣赏他们的成就时，这种想法就更明显。去年有一位老同志，他也是从抗日战争开始跟着我们部队滚过来的，曾对我说：“我已经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了，短篇还不在于内，都如石沉大海，没有反响，究竟是好是坏，好在哪里，坏在哪里，听不到一点声音，真是寂

寞。文坛这种情况,如何能鼓舞人呢?好像我们写兵的,写人民革命战争的都可以搁笔了。……”我听了这些话,一时很难回答,只觉得心头压了一块大石头。像白刃同志,像对我发表感慨的那位同志,不仅是一个两个,而是有一大批。这些同志从十几岁就参加部队,千里迢迢投奔革命,在部队里当一个小通讯员,当一名文书,当一个普通文工团员,在党的领导下,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,深入工农兵,提高文化,艰苦创作,从写黑板报、写总结、写通讯而写小说、剧本,写出了成绩。他们随着我们的革命而久经考验。他们爱党、爱人民,对党、对人民有骨肉深情。他们是党和人民的财富。他们有些人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注,很多人成了文化部、文化局、文化处的干部,报纸副刊、杂志的编辑,或创作组长,有了不大不小的官职。但在文坛上,他们原也没有飞黄腾达,只是一名士兵,他们原也不想飞黄腾达,原也只以做一名士兵为满足,但现在,就显得有些暗淡、消失。他们渐渐写得少了,即使写了也不被重视。很少有人评论这些作品,这些作者,也很少见到这些人的活动的消息。总之,是显得不活跃。是不是这些同志都江郎才尽了?是不是这些同志不努力了呢?是不是他们离开了文艺界了呢?不是,都不是。这些同志还在勤奋用功,有的人在挤业余时间写东西。他们比他们前一代作家的群众生活基础要深厚些;比新起的一代又多一份斗争经验。他们在旧社会生活时间较短些,受封建、殖民地的毒化较少。他们遭受了“四人帮”十年的迫害,看透了其流毒之深,但他们在革命艰苦时代见到的好人多;多少英雄在他们周围,和他们朝夕相处,他们亲身经受过许多崇高的感情,纯洁的阶级的同志间的忠诚,熏陶着他们的灵魂;他们得到过许多老同志、老布尔塞维克的教导;他们有千锤百炼、对党永不变的忠心。这是一批可靠的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最有希望的作家,是我们文艺大军里的顶梁柱。我实在希望他们能被我们文艺界领导所重视;重视他们在创作上的潜力。要鼓舞他们,为他们创造条件,不断地对他们的作品提出新的

要求和严格的批评。作家是不怕批评的。作家欢迎有反响。即使轻微,也会使作家得到很大的温暖、鼓励,也会因看到前途有望而振奋百倍。同志们!给我们的一切作家投以一点热情吧。既不用棍子打杀他们,也不要总是用冷淡去磨炼他们吧。

我为白刃同志短篇集所想到和写到的这些,当否,请白刃同志、读者、批评家们加以批评吧。

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于庐山

《平常人的故事》前言

一九四八——一九四九年，我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的松花江畔进关南下，一直到扬子江边。在执行新闻记者的任务当中，我把目击耳闻的许多英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，陆续写了下来；其中，大部分是在行军作战的空隙中进行的。当时写的动机是想把我军为什么能百战百胜的这个道理，通过一些片断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与故事，介绍给读者——尤其是关心我军战斗生活的新解放区人民。

这里收集的十一个短篇，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，由于环境动荡和时间的匆促（有几篇简直都是在一两天中写成的），更由于刚步入文学工作的门槛，无疑的都是些幼稚的作品。但有点可以告诉读者的，就是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是感情比较激动才动笔的，所写的人和事，也大部分是真有其人和真有其事，而这些人 and 事好像不断在责备我非把他们写下不成。

这些小说里面的人物，大多是平平常常的人，但在敌人面前，在斗争当中，他们不愧是真正的勇士。至今想起来，我仍然认为自己是忠实地记下当时他们的生活的，这就是为什么重新编印这个集子的唯一理由。

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于广州

第三卷

中短篇小说

目 录

为白刃同志的短篇集写几句话·····	丁玲(1)
《平常人的故事》前言·····	(6)
谁是敌人·····	(1)
小周也要当英雄·····	(13)
桥·····	(47)
手表·····	(52)
三秃的冤仇·····	(58)
生死一条心·····	(99)
太阳医生·····	(118)
为着要活下去·····	(132)
孔老先生·····	(140)
吴国荣·····	(152)
神枪手·····	(162)
阳春十月·····	(193)
老樵夫的故事·····	(214)
激流·····	(222)

中秋·····	(242)
金师傅·····	(251)
冰河解冻的日子·····	(261)
战士的枪·····	(273)
村店夜话·····	(280)
农家父女·····	(291)
目标正前方·····	(310)
镇海石·····	(340)
我的菲律宾姐妹啊·····	(362)
马尼拉之恋·····	(378)
香港的雾·····	(394)
《白刃小说选》后记·····	(446)
龙真人别传·····	(449)
序·····	(451)

谁是敌人

—

我们炮兵团驻在一个小镇子上。记得日本鬼子投降那天，下了操，我出门走走，碰上一个女人，头上顶着一筐子香蕉。我向她买了一瓣，大概有十来条香蕉，拿回班里和大家吃。

我们正在吃香蕉，大个子班长高兴地跑过来，开口就大声嚷：“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！”

大家开始还不大相信，后来知道是真的，每个人都高兴的跳起来。

我第一件事情，就打算着回家。

这几天，班里的人，都谈着回家的事。只有大个子班长不想回家。他一心想当官，想一步步往上爬，将来当个团长。

我对大个子班长说：

“班长，咱们还是一块回家吧！人家当官的都是军官学校出来的。”

“回家干什么？家里的人都死光了！你们想种田，老子从小流浪惯了，干不了。”

不知搞什么鬼，队伍开拔了，开到一个大码头。

我心里想：是不是要坐船回广州？要是到了广州，我一定想个法子，开小差回家。

真的叫我们坐船了。糊里糊涂地上了美国兵舰，不知过了多少天，停在一个好大的码头。听说是到了上海。

在上海，弟兄们都去照相，我也去照个相。我仔细看自己的像片：穿着美式军装，眼睛凹凹，鼻子矮矮，颧骨高高。这些地方都还像，就是脸色太白。我脸上那样黑，弟兄们都叫我做“小黑枣”。像片上这样白，倒像一个当官的。

托人写了一封平安家信。我在像片上自己写着“林春来”三个字。真是大老粗，对自己的名字，都写的不好，歪歪扭扭的。

上头不知又搞什么鬼，又把我们装上美国军舰，说是去接收东北。弟兄们都是南方人，都不愿再远走了。

又糊里糊涂的，像关在猪笼里似的，不知过了多少天，军舰开到一个不大的码头，叫什么葫芦岛。

上岸了，这个鬼地方真冷，风吹在身上，冻的直打哆嗦。

一上岸就出动，听说又要打仗。真奇怪，日本鬼子倒了，还打什么仗？见他妈的鬼！

团长向全团的弟兄们讲话，说是现在又有新的敌人，要打新的敌人！

新的敌人？是谁呢？共产党八路军吗？

听说共产党八路军，在抗战的时候，打日本打的顶呱呱。怎么现在就成了新的敌人？

丢那妈^①！有这么多鬼把戏！

又要打仗，又不能回家了！丢那妈！

① 广东人的口头语，如同“他妈的”。

二

几个月来，打了不少仗，占了几个城市。

我常常躺在炕上想：我要是被打死了，我家里的老爸爸和老婆孩子，将来怎样过啊！

我常常把手放在口袋里，摸着那个小布包，里面包着两个金戒指。这是上次打营口，打完了仗，弟兄们都去发洋财。大个子班长，说我是个傻子，拉着我上一家大门“搜查八路”，在一个女人身上搜出六个金戒指，大个子班长分给我两个。

我准备回家的时候，把这两个东西，送给我的老婆。她一辈子没有摸过金子，她一定很喜欢。

每次打仗，弟兄们都想法子弄一些钱花。就这样，我们常常大吃大喝。

日子过的真窝囊。冬天很快就来到了。

雪下的那样大，天又是那样的冷。八路军倒很起劲，我们没有上江北打哈尔滨，他倒两次下江南来打我们。

三月天，八路军第三次下江南了，占了好几个城市，迫近了长春。

我们奉命开去增援。先头部队，踏着表面已经化冻的冰河，渡过松花江北。

不知怎样搞的，打了一阵，又撤回江南来。

天还不黑，我们这个炮兵连和一个步兵团，进到一个大屯子里，连忙挖起工事来。

晚上，我们要特别谨慎。我们知道：八路军总是晚上袭击我们。

一到天黑，我的美国山炮，就像是瞎了眼的老虎，一点也不管用。

果然，九点多钟，八路开始向我们攻击了。激烈的炮火，打了儿